

重点

编者按:我们终于找到了“好心人李师傅”。我们找到他,采访他,不是让他暴露在媒体面前,不是让读者窥探他的隐私。而是为了走进他的内心世界,探寻他“隐捐”的前前后后,以便让这种爱心与善举感染更多的人,让这种爱心与善举传递下去,并发扬光大。

我们向李师傅致敬,尊重他的选择,尊重他的举动。我们与李师傅有约,不透露他的姓名,不说出他的住址。就让我们一直叫他“好心人李师傅”吧,就像许许多多“隐捐”者一样,让“好心人李师傅”成为绝望者的希望,成为冬日里的暖阳,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美的称号。

“好心人李师傅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“隐捐”

“如果我是陈光标,也愿站出来”

本报记者 李文鹏

10月21日下午,经过一再努力与争取,本报记者终于在日照市五莲县见到了“隐捐”的“好心人李师傅”,对于记者的出现,李师傅颇感意外,在记者承诺不透露李师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,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“隐捐”的初衷与历程。这是一段心与心的交流,是一场没有任何修饰和伪装的对话,在这里,我们看到真善美,我们被这平凡的讲述深深打动。

救命的钱,花多少都不多

齐鲁晚报:当时决定救助刘娜是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?这10万元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李师傅:了解到刘娜的情况后,我就到她家里去了一趟。当时她家里已经很困难了,再没人帮的话,就要放弃治疗了。看到这个情况,也没多考虑就决定帮她。我手里也有这部分钱,我现在有车有房,也有这条件去帮他们了。

刘娜家里当时有3万元,可离做手术需要的钱还差很多。为了打消刘娜家里人的顾虑,我当时答应只要手术,需要多少我都会帮。我两天就凑齐了5万元送了过去,在手术前我又送了5万元到济南。这10万元对于我来说,也不是个小数字,可救命的事花多少钱都不能算多。

齐鲁晚报:除了捐钱,你还有

没有为刘娜一家做别的?

李师傅:我还帮着他们一家到县医保办跑了跑,想看看能不能帮着刘娜办医保。如果能办医保的话,她出院以后就可以解决一部分费用了。另外,还帮着他们找了县里的领导,试试能不能通过民政部门来帮一下他们。

齐鲁晚报:刘娜出院后还会需要很大一部分费用,你还会帮下去吗?

李师傅:这个我也想到了,还专门咨询了医生。刘娜手术后第一年的费用大约是15万元,此后每年的费用在两三万元左右。这个费用可能我一个人承担不了,可我肯定会尽量想办法去帮他们,我自己帮不了,还有我的朋友,一定会继续帮下去的。

当初为我上学,家里卖了四间房

齐鲁晚报:你最早帮助困难学生是什么时候?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件事的?

李师傅:大约是6年前,我在广播里听到了诸城女孩李勤美背上上学的事情,当天夜里我就打114问到了李勤美老师的电话。第二天我就和朋友一起开着皮卡车去了诸城,给李勤美送去了600元。这是我帮助的第一个困难学生,不过当时我自己的事业也刚起步,手里也没多少钱。

后来我只要听到关于困难学生的线索,就会开车去看看,如果真困难的话就帮助。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,我知道这些孩子的不容易,帮助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我当年上中专的时候,为了给我凑学费,家里都把四间房子给卖了。

齐鲁晚报:你每年资助困难学生的钱有多少?家里人支持吗?

李师傅:每年资助的钱应该有四五万元吧,这个我妻子也知道,她也同意。妻子和我也有约定,每

我不会给自己的孩子留太多钱

齐鲁晚报:这些困难学生是怎么找到的?你花这么多钱来资助困难学生,有没有想过将来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多少?

李师傅:我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,会有意打听这方面的线索,特别是向我当老师的朋友打听。我虽然不是义工组织的成员,但我有好几个义工朋友,他们几个人会不时地提供些线索,还有就是从媒体的报道中发现。我捐助的孩子不限于五莲县和日照市,也有临沂、潍坊等地的。

我想过给我孩子留下一部分,但不会太多。给孩子留下的财产太多了不是好事,往往会让孩子不学无术。这个我也和孩子说过。

齐鲁晚报:在以前的捐助中,有没有遭到不被理解的情况?

李师傅: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,别人没做可能是因为没有遇到这些孩子。但也有人

年的资助不能超过5万元,以免影响家里的正常生活。不过有时候,需要资助的孩子确实多,也可能要超过这个数。

这次捐助刘娜的事,家里都不知道。这次数额有点大,没和家人商量,怕他们知道了有意见,我就直接自己决定了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影响家庭,这也是我一直不愿公开身份的一个原因。

齐鲁晚报:你与资助的学生都有联系吗?花这么多钱坚持做这件事,还有别的原因吗?

李师傅:在我资助的这些学生中,有一半我没见过面。他们很多家里连电话都没有,联系也不多。可每当过年的时候,我都会收到孩子们的祝福短信,那时候确实是我最欣慰最幸福的时候。

我电脑里有所有孩子的资料,每当我打开电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,就会特别有动力。特别是当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,我就会想到还有这么多孩子指望着我呢,这就成了我最大的动力。

对我的做法,可能不太理解。以前一个熟人给我介绍过一个贫困学生,我一直在资助这个孩子。这个熟人后来竟问我,花那么多钱心里疼不疼得慌?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问,不被理解心里挺难受的。后来,我就尽可能地不让别人知道,即便是给我提供线索的朋友,我也一再嘱咐他们不要透露我的真实身份。

齐鲁晚报:你有没有想过站出来进行捐助,以带动更多的人?

李师傅:我如果有和陈光标一样的身份的话,企业做得足够大,有足够的实力,那我也愿意站出来捐助,这样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。可我现在不行,做了点自己的事,可是还在发展阶段,不适合太渲染了。五莲县很小,一点事就都知道了,我不想把事情搞大。有的人可能不会理解,以为我有什么企图,这样难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。

“隐捐”带来的
不仅是感动

□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

看了记者和李师傅的对话,我相信,大多数人都会被感动。除了感动,更重要的是,李师傅的捐赠行动,还给了我们一些启示。

李师傅出生在农村,家里曾为给他凑学费,把四间房子给卖了。李师傅捐赠的动力,也许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,但他这样的出身和生活经历,一定是驱动他“隐捐”的因素之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,我知道这些孩子不容易,帮助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”这至少说明,一个有社会底层生活阅历,或者了解社会底层生态的人,在自身生活状况改善之后,更有可能对困境中的人们产生恻隐之心,包括陈光标这样大手笔做慈善的人,其早年都有过艰苦的底层生活经历,也能说明这一点。

相反,一个社会阶层之间关系泾渭分明的社会,便很难有真正的共同情感,这恰恰是今天特别值得警惕的事情。某种意义上说,

一个动态的、不断融合的社会,更容易催生普遍的慈善精神。

李师傅“隐捐”已经很长时间了,他说每年资助的钱应该有四五万元。如果不是被媒体偶然发现了,像李师傅这样长期坚持“隐捐”的做法,也许永远不会为公众所知,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李师傅这样的人,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发现他们,但我们从这样的行动中,看到了“草根慈善”的生命力,看到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根基。“隐捐”这种“草根慈善”所代表的文化,其实是一种比精致的精英文化更值得珍惜的民间文化,这让我们对民间社会多了一点敬畏之心。

○读者来信

“隐捐”
让更多人受益

□侯升明

无疑,“隐捐”者实实在在的救助行为会感动那些得到救助的人,虽然受助者无从得知具体哪一个人帮助了自己,但是感恩之情已深埋在心底。

自然,受捐者会发自内心的感到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,将来自己病好了或长大了也要当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由此看来,“隐捐”者的行为不仅仅是让几个人受益,从长远来讲,会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他们可能没有想得这么深远,但这种无私关爱之情的传递会真实发生,不容置疑,“隐捐”者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正在于此。

请给他们敬意
但勿过分关注

□陈妍

关于“隐捐”者,无论什么原因,都应得到尊重和理解。无论他们是工薪阶层还是管理者,他们可能更愿意公众把目光对准那些孤苦无助的群体。因为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因此,再多的鲜花掌声,对他们而言都是累赘,远不如天下寒士喜笑颜开、孤残儿童有学可上、穷苦之人幸福安康来得有劲有效。

因此,对“隐捐”者,保持带着敬意的不关注,不去刨根问底,不要围观探视,即使心知肚明,也不要捅破这层美丽的窗户纸。让这些人自由自在地去做造福于人、安心于己的事不是很好吗?

“隐捐”图心安
爱心最朴实

□杨岩刚

我觉得“隐捐”能够让人理解,因为“隐捐”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因为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,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很多,当你救助那些素不相识、身处困境的人们时,会惹来很多非议,甚至有人说你是有钱没处花,吃饱了撑的,或者说你是想出名。与其听到那些流言飞语,还不如“隐捐”图个心安理得。

我很佩服这位“隐捐”的好心人李师傅,人家只图自己的爱心实现,根本不图什么回报,只要自己的爱心能够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心里就踏实了,这就是我们生活里最需要的、最朴实的爱心。

